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\_21\_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\_楊家慧\_\_\_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當下兩人折而向南，從山嶺間繞過雁門關，來到一個小鎮，找了一家客店。阿朱不等喬峰開口，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來。 | 阿朱道：「你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，最好改裝成一個形貌尋常、身上沒絲毫特異之處的江湖豪士。這種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見幾百個，那就誰也不會來向你多瞧一眼。」喬峰拍腿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喝完了酒，咱們便來改扮吧。」 | 阿朱對喬峰說，他們太顯眼，容易被發現行蹤，建議易容改裝後再上路。  阿朱說喬峰的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會引人注目，最好改裝成一個形貌尋常、身上沒絲毫特異之處的江湖豪士，喬峰爽快答應了。 |
|  | 他二十斤酒一喝完，阿朱當即動手。麵粉、漿糊、棕膠、墨水，各種各樣物事一湊合，喬峰臉容上許多特異之處一一隱沒。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鬍子，喬峰一照鏡子，連自己也不認得了。阿朱跟著自己改裝，扮成個中年漢子。 | 阿朱笑道：「你外貌是全變了，但一說話，一喝酒，人家便知道是你。」喬峰點頭道：「嗯，話要少說，酒須少喝。」  這一路南行，他果然極少開口說話，每餐飲酒，也不過兩三斤，稍具意思而已。 | 阿朱將喬峰改裝成一個普通的江湖豪士，她自己則改裝成一個中年漢子。  阿朱雖然把喬峰改裝成另一個人，但只要開口說話和喝酒之後，就會容易被人發現，於是叮嚀他要盡量少喝酒、少說話。喬峰乖乖聽從阿朱的建議。 |
|  | 這一日來到晉南三甲鎮，兩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，忽聽得門外兩個乞丐交談。一個道：「徐長老可死得真慘，前胸後背，肋骨盡斷，一定又是喬峰那惡賊下的毒手。」喬峰一驚，心道：「徐長老死了？」和阿朱對望了一眼。 | 喬峰和阿朱吃完面後離了三甲鎮，到得郊外。喬峰道：「咱們該去衛輝瞧瞧，說不定能見到什麼端倪。」阿朱道：「是啊，衛輝是定要去的。但去弔祭徐長老的人，大都是你舊部，你的言語舉止之中，可別露出馬腳來。」喬峰點頭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兩人折而東行，往衛輝而去。 | 喬峰和阿朱在路上聽說徐長老被人殺死了，而殺手就是喬峰本人。  弔祭徐長老的地點在衛輝，大量的高手都會去祭奠，喬峰決定到那邊觀察局面。 |
|  | 第三天來到衛輝，進得城來，滿街滿巷都是丐幫子弟。有的在酒樓中據案大嚼，有的在小巷中宰豬屠狗，更有的隨街乞討，強索硬要。喬峰心中難受，眼見號稱江湖第一大幫的丐幫幫規廢弛，無複自己主掌幫務時的森嚴興旺氣象，如此過不多時，勢將為世人所輕。雖說丐幫與他已無干係，然自己多年心血廢於一旦，總覺可惜。 | 有幾個武功較高的七袋弟子悄悄議論，說喬峰既已打斷了徐長老前胸肋骨，擊碎了五臟，何以又再斷他後背肋骨？下手太過毒辣，亦不合情理。喬峰生怕給人瞧出破綻，當即辭出，和阿朱並肩而行，尋思：「徐長老既死，世上知道帶頭大哥之人便少了一個。」 | 喬峰看到城裡的丐幫兄弟們態度惡劣、不守丐幫幫規，江湖第一大幫將會被世人看不起，覺得不勝唏噓。  徐長老的靈牌上塗滿了鮮血，那是丐幫的規矩，意思說死者為人所害，本幫幫眾須得為他報仇雪恨。但有人議論紛紛說喬峰的下手太過毒辣，不合情理。喬峰擔心被人看出破綻，馬上和阿朱離開。 |
|  | 忽然間小巷盡頭處人影一閃，是個身形高大的女子。喬峰眼快，認出正是譚婆，心道：「妙極，她定是為祭奠徐長老而來，我正要找她。」跟著又一人閃過，也是輕功極佳，卻是趙錢孫。 | 趙錢孫盡揀隱僻處而行，東邊牆角下一躲，西首屋簷下一縮，舉止詭秘，出了東門。喬峰遠遠跟隨，始終沒給他發現，遙見他奔到浚河之旁，彎身鑽入了一艘大木船中。喬峰提氣疾行，幾個起落，趕到船旁，輕輕躍上船篷，耳朵貼到蓬上傾聽。 | 喬峰和阿朱在小巷裡看到譚婆和趙錢孫兩人先後悄悄出現，覺得有蹊蹺，於是讓阿朱先回客店等喬峰。喬峰悄悄跟蹤他們兩個，來到一艘船上。 |
|  | 船艙之中，譚婆長長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師哥，你我都這大把年紀了，年輕時的事情，悔之已晚，再提舊事，更有何用？」趙錢孫道：「我這一生是毀了。後悔也已來不及啦。我約你出來非為別事，小娟，只求你再唱一唱從前那幾首歌兒。」譚婆道：「唉，你這人真癡得可笑。我當家的來到衛輝又見到你，已十分不快。他為人多疑，你還是少惹我的好。」 | 船艙中施展不開手腳，喬峰卻大有大鬥，小有小打，擒拿手和短打功夫，在不到一丈見方的船艙中使得靈動之極。鬥到第七回合，趙錢孫腰間中指，譚婆一驚，出手稍慢，背心立即中掌，委頓軟倒。 | 譚婆和趙錢孫是師兄妹關係，兩人在船上敘舊。  喬峰闖入船中，譚婆與趙錢孫兩人對他動手出招，但一會兒就被喬峰擒住了。 |
|  | 喬峰冷冷地道：「你二位且在這裡歇歇，衛輝城內廢園之中，有不少英雄好漢，正在徐老長靈前拜祭，我去請他們來評評這個道理。」 | 這次為了掩護恩人，不惜一死，自己決不能壞他義舉，便道：「喬幫主，今日之事，行善在你，行惡也在你。我師兄妹倆問心無愧，天日可表。你想要知道的事，恕我不能奉告。真正對不住！」她這幾句話雖說得客氣，但言辭決絕，無論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。  趙錢孫喜道：「小娟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！」 | 喬峰威脅趙錢孫和譚婆二人，若不誠實告知誰是帶頭大哥，就將他們兩個私下見面的事情告知江湖英雄好漢。趙錢孫不肯出賣對他有恩的帶頭大哥，譚婆在趙錢孫的請求之下，也堅決不說。 |
|  | 喬峰心知再逼也已無用，哼了一聲，從譚婆頭上拔下一根玉釵，躍出船艙，徑回衛輝城中，打聽譚公落腳的所在。他易容改裝，無人識得。譚公、譚婆夫婦住在衛輝城內的「如歸客店」，也不是隱秘之事，一問便知。  走進客店店房，只見譚公雙手背負身後，在房中踱來踱去，神色焦躁。喬峰伸出手掌，掌心中正是譚婆的那根玉釵。 | 譚公凜然道：「譚某坐得穩，立得正，生平不做半件對不起朋友之事，怎說得上‘聲名掃地，貽羞天下’？」喬峰森然道：「譚婆可未必坐得穩，立得正，趙錢孫可未必不做一兩件對不起朋友之事。」  譚公滿臉脹得通紅，隨即又轉為鐵青，橫眉怒目，狠狠瞪視。 | 喬峰拿了一支譚婆的金釵去找譚公，告知他說譚婆被喬峰擒住了，但譚公頓時也沒發現眼前喬裝過的人就是喬峰。  喬峰逼問譚公關於帶頭大哥的事情，兩人大打出手，譚公被喬峰制裁住了。  譚公顧全義氣，堅持不說出寫信給丐幫汪幫主的人是誰。喬峰則拿譚婆私下跟趙錢孫見面的事情嘲諷譚公。 |
|  | 喬峰手一松，將他放落地，轉身走出。譚公一言不發地跟隨其後，兩人一前一後地出了衛輝城。路上不少江湖好漢識得譚公，恭恭敬敬地讓路行禮。譚公只哼的一聲，便走了過去。不多時，兩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。  喬峰晃身上了船頭，向艙內一指，道：「你自己來看吧！」 | 喬峰見到這等慘狀，心下也自惻然，頗為抱憾，譚氏夫婦和趙錢孫雖非他親手所殺，但終究是因他而死。若要毀屍滅跡，只須伸足一頓，在船板上踩出一洞，那船自會沉入江底。尋思：「我掩藏三具屍體，反顯得做賊心虛，然譚氏伉儷和趙錢孫的名聲卻不可敗壞。」還是在船底踩出一洞，出了船艙，回上岸去，想在岸邊尋找足跡線索，卻全無蹤跡可尋。 | 喬峰和譚公回到船上找譚婆和趙錢孫，發現兩人已經死了。兩人胸口的掌痕看起來就像是喬峰下的手，這喬峰感到非常詫異。  譚公傷心欲絕，又跟喬峰打了起來。喬峰只要譚公說出他殺父之仇的姓名，就幫譚公報殺妻之仇。譚公堅決不說，並抱著譚婆自殺而死 。  喬峰在船底打破一洞，讓屍體和船一起沉到江底。 |
|  | 他匆匆回到客店。阿朱一直在門口張望，見他無恙歸來，極是歡喜，但見他神色不定，情知追蹤趙錢孫和譚婆無甚結果，低聲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喬峰道：「都死了！」阿朱微微一驚，道：「譚婆和趙錢孫？」喬峰道：「還有譚公，一共三個。」 | 喬峰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憐惜之色，道：「阿朱，這幾天累得你苦了。」阿朱大聲叫道：「店家，店家，快結帳。」喬峰奇道：「明早結帳不遲。」阿朱道：「不，今晚連夜趕路，別讓敵人步步爭先。」喬峰心中感激，點了點頭。 | 喬峰回到客店，告訴阿朱說譚公、譚婆、趙錢孫三人都死了，知道帶頭大哥的人就只剩下三個人了。  他們兩個決定連夜趕路，盡快前往山東的單正家，避免敵人比他們先抵達。 |
|  | 暮色蒼茫中出得衛輝城來，道上已聽人傳得沸沸揚揚，契丹惡魔喬峰如何遽下毒手，害死了譚公夫婦和趙錢孫。多半這三人忽然失蹤，眾人尋訪之下，找出了沉船。這些人說話之時，東張西望，唯恐喬峰隨時會在身旁出現。殊不知喬峰當真便在身旁。 | 這時救火的人愈聚愈多，但火勢正烈，一桶桶水潑到火上，霎時之間化作了白氣，卻哪裡遏得住火頭？一陣陣火焰和熱氣噴將出來，只沖得各人不住後退。眾人一面歎息，一面大罵喬峰。鄉下人口中的污言穢語，自是難聽之極了。 | 一路上，喬峰和阿朱一直聽到殺死譚公等三人的兇手是喬峰的消息。他們兩人不斷地連夜趕路，希望能夠比敵人更早抵達目的地。  喬峰和阿朱來到了單正家，卻發現單正家已經陷入大火，全家人口都被葬身在火海中。單家有帶頭大哥的書信，也被大火燒掉了。  人們一邊緊急救火，一邊大罵喬峰就是放火的兇手。 |
|  | 阿朱生怕喬峰聽了這些無理辱駡，大怒之下竟爾大開殺戒，這些鄉下人可就慘了，偷眼向他瞧去，只見他臉上神色奇怪，似傷心，又似懊悔，但更多的還是憐憫，好似覺得這些鄉下人愚蠢之極，不值一殺。只聽他歎了口長氣，黯然道：「去天臺山吧！」 | 天臺山在浙東。兩人自泰安一路向南，這一次緩緩行來，恰似遊山玩水。喬峰和阿朱談論江湖上的奇事軼聞，若非心事重重，實足遊目暢懷。 | 喬峰很無奈，決定要前往天臺山見智光大師。  喬峰和阿朱決定這次的路程不再拼命趕路，說不定這樣還可以保住智光大師的性命。 |
|  | 這一日來到鎮江，兩人上得金山寺去，縱覽江景，喬峰瞧著浩浩江水，不盡向東，猛地裡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那個‘帶頭大哥’和‘大惡人’，說不定便是一人。」阿朱擊掌道：「是啊，怎地咱們一直沒想到此事？」 | 喬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向她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他既不敢來害我，自也不敢走近你身邊。你別害怕。」過了半晌，歎道：「這人當真工於心計。喬某枉稱英雄，卻給人玩弄於掌股之上，竟無還手之力。」 | 喬峰覺得，‘帶頭大哥’和‘大惡人’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，或是關係非常密切的兩人。  喬峰和阿朱討論大惡人的事，他認為這大惡人聰明機謀，武功也很高強，卻一直阻擋喬峰知道仇人是誰，這讓喬峰覺得很奇怪。  阿朱說，那個大惡人即使再厲害，但其實心中還是很害怕喬峰知道真相，找他報仇。  喬峰很認同阿朱的話，也安撫阿朱不用害怕。 |
|  | 過長江後，不一日又過錢塘江，來到天臺縣城。喬峰和阿朱在客店中歇了一宿。次日一早起來，正要向店伴打聽上天臺山的路程，店中掌櫃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喬大爺，天臺山止觀禪寺有一位師父前來拜見。」 | 喬峰道：「如此叨擾了。」暗想：「智光禪師有德于民，他害死我爹娘的怨仇，就算一筆勾銷。只盼他肯吐露那帶頭大哥和大惡人是誰，我便心滿意足。即使他不肯說，我也決不用強。」當下隨著朴者和尚出得縣城，徑向天臺山而來。 | 喬峰和阿朱來到天臺縣城，一位僧人主動到客店為他們帶路上山覲見智光大師，讓他們非常驚訝。原來這一切都是智光大師的安排。  喬峰見這位僧人說話很老實，於是請他帶路上天臺山。 |
|  | 天臺山風景清幽，但山徑頗為險峻，崎嶇難行。相傳漢時劉晨、阮肇誤入天臺山遇到仙女，可見山水固極秀麗，山道卻盤旋曲折，甚難辨認。喬峰跟在朴者和尚身後，見他腳力甚健，卻顯然不會武功，但他並不因此放鬆了戒備，尋思：「對方既知是我，豈有不嚴加防範之理？智光禪師雖是有德高僧，旁人卻未必都和他一般心思。」 | 喬峰忙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喬某不知五位高人在後，否則的話，早該回身迎上叩見。」心想他們一路從衛輝跟來，有備而至，瞧這五人舉止大是勁敵，只怕便要在這涼亭中惡鬥一場，如何照顧阿朱，倒非易事。 | 喬峰和阿朱在山路上的一座涼亭休息，這時涼亭來了五位老者休息，他們互相打招呼。  喬峰發現五位長者都是武功高強之人，擔心萬一自己跟對方打起來了，無法兼顧阿朱的安危。 |
|  | 那姓杜老者續道：「唯大英雄能本色。喬大爺，你自報真姓名，行事光明磊落，咱們的用意，也就不必相瞞。止觀寺智光禪師是有德高僧，我師兄弟五人特地趕來，是求你別傷害於他。」喬峰道：「五位老先生言重了。五位倘若同時出手，便可取了喬峰性命，何必說到這個‘求’字？喬峰前往求見智光禪師，只是請他老人家指點迷津。不論他肯說還是不說，在下禮敬而來，禮敬而去，不敢損傷禪師一毫一發。」 | 喬峰道：「這些人沒一個是我殺的。譚氏夫婦和趙錢孫不肯說那帶頭大哥的名字，在下確是使過一些逼迫，但他們寧死不屈，不肯出賣朋友，確是好漢子的行徑，在下心中甚為佩服，決計沒傷他們性命。到底是誰下的手，在下正要追查個水落石出。喬峰身蒙不白奇冤，江湖上都冤枉我殺害義父、義母、恩師，其實這三位老人家視我有若親兒，我大恩未報，怎能有一指加於他們身上……」說著語音已有些唔咽。 | 姓杜老者主動說明動機，請喬峰不要傷害智光禪師。喬峰解釋他求見智光禪師，是為了請禪師指點迷津，絕對不會傷害禪師。  喬峰也對五位長者解釋，他並不是殺死譚公、譚婆等人的兇手，也沒有殺死對自己有恩的父母和師父。 |
|  | 那姓杜老者道：「我們五兄弟此番趕來，不敢說能強行阻止喬大爺傷害智光禪師，但要老實跟喬大爺說一件千真萬確之事。那位帶頭大哥說道，為了他一人，江湖上已有這許多好朋友因而送命，他自覺罪孽深重。聚賢莊一戰，損傷的人更多。那帶頭大哥說：當年雁門關外那件事，他是大大的錯了，早就該償了自己性命謝罪，喬大爺若去找他報仇，他決意挺胸受戮，決不逃避……」 | 喬峰越聽越奇，說道：「哪有此事？老先生是聽那位帶頭大哥親口所說，還是旁人轉告的？」那姓杜老者道：「千真萬確，那帶頭大哥的的確確是這個意思。老朽在江湖上薄有微名，我這四位師弟，也都不是無名之輩，我們五個人言出如山，此刻未能奉告真實姓名，喬大爺事後必知。」喬峰道：「然則請問那位帶頭大哥到底是誰？」 | 姓杜老者說帶頭大哥自覺罪孽深重，若喬峰去找他報仇，他決不逃避。  喬峰詢問他們誰是帶頭大哥，五位長者無法奉告。 |
|  | 那姓杜老者搖搖頭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老夫武功遠遠不如喬大爺，但仍當獻醜，跟你對上一掌，不過想讓你知道，我師兄弟五人決不會一派胡言。」說著站到一邊，客客氣氣地道：「喬大爺，在下領教你一招高明掌法！」 | 驚惶中忙回收掌力，心知此舉危險萬分，對手這一下如是誘招，自己回收掌力時，若趁機加強掌力擊來，兩股掌力合併齊發，自己雖留有餘力，勢不免重傷，霎時間心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我這一死，阿朱就此無人照顧了！」不禁慘然變色。豈知自力甫回，那姓遲老者急速撤掌，退後一步，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多謝喬幫主大仁大義，助我悟成這‘般若掌’的‘一空到底’。」  其餘四位老者齊向姓遲老者說道：「恭喜悟成神功！」 | 五位長者輪流跟喬峰過招對一掌，領教對方的功力，同時也是以武功表明自己身份。  姓遲老者與喬峰對掌時，竟沒有使出掌力，嚇得喬峰也馬上回收掌力。長者向喬峰道謝，幫了他悟成‘般若掌’的最後一招‘一空到底’。 |
|  | 喬峰額頭汗水涔涔而下，适才可說死裡逃生，這時與阿朱實是再世相逢，激動之下，忍不住過去握住了阿朱的手。 | 五名老者站起身來，抱拳道：「這就別過，後會有期！」阿朱道：「五位爺爺，多多保重身子。」那姓杜老者道：「你也保重。」五人走出涼亭，向來路而去。五人走一段路，便回頭瞧瞧喬峰與阿朱。阿朱不斷向他們揮手，直至五人轉過山坳，不再見到背影。 | 喬峰覺得自己差點被打死，嚇得很激動，忍不住抓住阿朱的手。  姓遲老者向阿朱講解他與喬峰對掌的情況，若不是喬峰霎那間收回自己的掌力，他才悟成這個最高功夫，並稱讚喬峰是如不是有這樣一位不顧自己性命、不肯輕易傷人的仁義英雄。  喬峰和五位長者對掌之後，成了生死之交。他們向對方告別，繼續上路。 |
|  | 阿朱輕聲問道：「喬大爺，剛才你抓著我手，為什麼微微發顫？」喬峰略覺尷尬，說道：「剛才我險些兒讓那姓遲的老先生打死。我想到你孤零零的留在世上，沒人照顧，心裡難過……」 | 遼國的國姓是耶律，皇后歷代均是姓蕭。蕭家世代後族，將相滿朝，在遼國極有權勢。有時遼主年幼，蕭太后執政，蕭家威勢更重。喬峰忽然獲知自己乃是契丹大姓，一時之間，百感交集，出神半晌，轉頭對阿朱喟然道：「從今而後，我是蕭峰，不再是喬峰了。」阿朱道：「是，蕭大爺。」 | 阿朱故意問喬峰握住她手的事，喬峰不好意思的表示，他當時差點被打死，想到阿朱沒人照顧，所以才很激動難過。  他們來到天臺山止觀寺，與智光大師見面。  智光大師告訴喬峰，他的親生父親姓蕭，名遠山。  喬峰得知自己是契丹大姓，百感交集，並決定改用原姓，即是蕭峰，不再是喬峰了。 |
|  | 智光道：「蕭大俠，雁門關外石壁上所留的字跡，你想必已經見到了？」蕭峰搖頭道：「沒有。我到得關外，石壁上的字跡已給人鏟得乾乾淨淨，什麼痕跡也沒留下。」  智光輕歎一聲，道：「事情已經做下，石壁上的字能鏟去，這幾十條性命，又如何能救活？」從袖中取出一塊極大的舊布，說道：「蕭施主，這便是石壁遺文的拓片。」 | 蕭峰聽智光說完，恭恭敬敬地將大布拓片收起，說道：「這是蕭某先人遺澤，求大師見賜。」智光道：「原該奉贈。」  蕭峰腦海中一片混亂，體會到父親當時的傷痛之情，才知他投崖自盡，不但是由於心傷妻兒慘亡，亦因自毀誓言，殺了許多漢人，以致愧對師門。 | 蕭峰向智光大師報告岩石上的刻字已被人清除，智光大師將刻字的拓片交給他。  拓片上都是契丹文字，是蕭峰的父親留下的遺言。聽完智光大師的翻譯後，蕭峰知道父親當時的傷痛之情，非常激動。智光大師將拓片送給蕭峰。 |
|  | 過了半晌，蕭峰道：「在下當日在無錫杏子林中得見大師尊范，心中積有無數疑團，懇請大師指點迷津。」  智光道：「我佛當年在天竺教誨弟子，眾弟子多方問難，佛祖有的詳加開導，有的問話逕自不答，並不是佛祖不知而答不出，而是有些答案太過深奧、有些牽涉甚廣，非一言可盡。 | 蕭峰定睛看時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見他臉上雖有笑容，卻似僵硬不動。  蕭峰連叫兩聲「智光大師」，見他仍無半點動靜，伸手探他鼻端，原來呼吸早停，已然圓寂。蕭峰淒然無語，跪下拜了幾拜，向阿朱招招手，說道：「走吧！」  兩人和朴者和尚告別，走出止觀寺，垂頭喪氣地回向天臺縣城。 | 蕭峰繼續向智光大師請教內心的疑問。  智光大師向他講解了三十年前事情的來龍去脈。當年他們誤會了蕭父率領契丹武士要來少林寺劫奪經書，導致蕭父跳谷自殺。帶頭大哥、汪幫主和智光大師三人非常內疚，因此決定力保蕭峰的性命，並栽培成才。  蕭峰追問大師關於帶頭大哥的身份，大師領他們到禪房，只在地板上留下「萬物一般，眾生平等。漢人契丹，一視同仁。恩怨榮辱，玄妙難明。當懷慈心，常念蒼生。」，並且笑而不答。  喬峰發現智光大師已經圓寂，難過地跪拜之後，與阿朱一起離開止觀寺。 |
|  | 走出十余裡，蕭峰說道：「阿朱，我全無加害智光大師之意，他……他……他又何苦如此？」阿朱道：「這位高僧看破紅坐，大徹大悟，原已無生死之別。他以為徐長老等人都是你殺的，他決意不說那帶頭大哥的名字，自忖難逃你毒手，跟你說了那番話後，便即服毒自盡。」  兩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晌不語。 | 阿朱介面道：「有一個人敬重你、欽佩你、感激你、願意永永遠遠、生生世世陪在你身邊，和你一同抵受患難屈辱、艱險困苦。」說得誠摯無比。  蕭峰縱聲長笑，四周山谷鳴響，他想到阿朱說「願意生生世世，和你一同抵受患難屈辱、艱險困苦」，她明知前途滿是荊棘，卻也甘受無悔，心中感激，雖滿臉笑容，腮邊卻滾下了兩行淚水。 | 阿朱安撫蕭峰說，智光大師已經看破紅塵，已無生死之別，又不想說出帶頭大哥的名字，因此服毒自盡。  阿朱跟蕭峰說，放下江湖恩怨，終身在塞外廝守，再也不回中原了。蕭峰對阿朱的不離不棄感到非常感激，並且深受感動。 |
|  | 前任丐幫副幫主馬大元的家住在河南信陽鄉下。丐幫總舵在河南洛陽，信陽與衛輝離總舵均不甚遠，都是在京西南北兩路之內。蕭峰偕阿朱從江南天臺山前赴信陽，走的大半倒是回頭路，千里迢迢，在途非止一日。 | 當下在小客店中便裝扮起來。阿朱將蕭峰扮作了一名丐幫的五袋弟子，算是白長老的隨從，叫他越少說話越好，以防馬夫人精細，瞧出了破綻。蕭峰見阿朱裝成白長老後，臉如寒霜，不怒自威，果然便是那個丐幫南北數萬弟子既敬且畏的執法長老，不但形貌逼肖，而說話舉止更活脫便是個白世鏡。蕭峰和白長老相交十年以上，竟看不出阿朱的喬裝之中有何破綻。 | 喬峰和阿朱商討讓馬夫人說出帶頭大哥的方法。他們決定喬裝成白長老的樣子。蕭峰則打扮成白長老的隨從 ，避免被馬夫人看出破綻。 |
|  | 兩人將到信陽，蕭峰沿途見到丐幫人眾，便以幫中暗語與之交談，查問丐幫中首腦人物的動向，再宣示白長老來到信陽，令馬夫人先行得到訊息。只要她心中先入為主，阿朱的裝扮中即便露出了破綻，她也不易知覺。 | 馬夫人又讓二人回到客堂，不久老婢開上晚飯，木桌上擺了四色菜肴，青菜、蘿蔔、豆腐、胡瓜，全是素菜，熱騰騰的兩大盤饅頭，更無酒漿。阿朱向蕭峰望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今晚你可沒酒喝了。」蕭峰不動聲色，拿過饅頭便吃。  馬夫人道：「馬大爺去世之後，未亡人一直吃素，山居沒備葷酒，可怠慢兩位了。」阿朱歎道：「馬兄弟人死不能複生，弟妹也不必太過自苦了。」蕭峰見馬夫人對亡夫如此重義，心下也好生相敬。 | 兩人故意在路上放消息表示白長老的到來，並故意選傍晚時分抵達，這樣較容易蒙混過去。  阿朱故意告訴馬夫人，譚公等人的死，應該是喬峰下的毒手，取得了馬夫人的信任。馬夫人還帶兩位到後堂祭拜馬大爺的靈位，並留下他們吃晚餐。 |
|  | 晚飯過後，馬夫人道：「白長老遠來，小女子原該留客，只是孀居不便，不知長老還有什麼吩咐麼？」言下便有逐客之意。阿朱道：「我這番來到信陽，是勸弟妹離家避禍，不知弟妹有什麼打算？」 | 只聽阿朱道：「到得十五，月亮自然又圓又亮，唉，只可惜馬兄弟卻再也見不到了。」馬夫人道：「你愛吃咸的中秋餅子，還是甜的？」蕭峰更加奇怪，心道：「馬夫人死了丈夫，神智有些不清楚了。」阿朱道：「我們做叫化子的，吃中秋餅還能有什麼挑剔？找不到真凶，不給馬兄弟報此大仇，別說中秋餅，就是山珍海味，入口也沒半分滋味。」 | 阿朱在晚餐之後，故意向馬夫人說有機密之事，還故意支開蕭峰，取得馬夫人信任。  阿朱故意套問馬夫人關於帶頭大哥的名字，並說要幫馬大爺報仇。 |
|  | 馬夫人默然不語，過了半晌，冷冷地道：「白長老全心全意，只是想找到真凶，為你大元兄弟報仇雪恨，真令小女子感激不盡。」阿朱道：「這是我輩份所當為之事。丐幫數萬兄弟，哪一個不想報此大仇？」馬夫人道：「這位帶頭大哥地位尊崇，聲勢浩大，隨口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。他最喜庇護朋友，你去問他真凶是誰，他無論如何是不肯說的。」 | 馬夫人道：「段氏雖在大理稱皇，可是段家並非只有一人，不做皇帝之人便常到中原。這位帶頭大哥，乃大理國當今皇帝的親弟，姓段名正淳，封為鎮南王的便是。」 | 馬夫人說帶頭大哥是地位尊崇，聲勢浩大，隨口一句話便能調動數萬人眾的人物。  阿朱一時沒猜到帶頭大哥是誰，馬夫人說這位帶頭大哥即是大理國當今皇帝的親弟，姓段名正淳，封為鎮南王。 |
|  | 蕭峰聽到馬夫人說出「段正淳」三字，不由得全身一震，數月來千里奔波、苦苦尋訪的名字，終於到手了。 | 阿朱道：「弟妹說得是，我守口如瓶，決不洩露。」馬夫人道：「白長老，你最好立一個誓，以免我放心不下。」阿朱道：「好，段正淳便是帶頭大哥這件事，白世鏡倘若說與人知，白世鏡身受千刀萬剮的慘禍，身敗名裂，為天下所笑。」她這個誓立得極重，實則很滑頭，口口聲聲都推在「白世鏡」身上，身受千刀萬剮的是白世鏡，身敗名裂的是白世鏡，跟她阿朱可不相干。  馬夫人聽了卻似甚感滿意，說道：「這樣就好了。」 | 蕭峰終於知道帶頭大哥的身份。  馬夫人要阿朱保守這個秘密，不可傳出去。萬一流傳出去，將會導致江湖大亂。  阿朱故意發毒誓，表示將會守口入瓶，絕不會洩露帶頭大哥是誰的秘密。馬夫人聽完她立的誓約，非常滿意。 |
|  | 阿朱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弟妹，聽說那段正淳現今不過中年，但雁門關外一役，總有三十年了吧，只怕年歲不對。」馬夫人問道：「白長老，你見過段正淳麼？」阿朱道：「我沒見過。」 | 馬夫人道：「我曾聽先夫說起過，鎮南王段正淳風流好色，年紀一大把，卻愛扮作少年人去勾引女子。他內功深湛，五六十歲的人，卻練得四十來歲模樣。其實呢，白長老，他比你還大上好幾歲呢！」 | 馬夫人告訴阿朱關於段正淳的事，說他已有五六十歲，但卻看起來只有四十來歲模樣。 |
|  | 阿朱道：「那我便到大理去拜訪鎮南王，旁敲側擊，請問他去年中秋，在他府上做客的有哪幾個人，便可查到害死馬兄弟的真凶了。不過此刻我總還認定是喬峰。趙錢孫、譚公、譚婆三人瘋瘋癲癲，說話不大靠得住。」 | 馬夫人道：「查明兇手真相一事，那便拜託白長老了。」阿朱道：「馬兄弟跟我便如親兄弟一般，我自當盡心竭力。」馬夫人泫然道：「白長老情義深重，亡夫地下有知，定然銘感。」阿朱道：「弟妹多多保重，在下告辭。」當即辭出。 | 阿朱決定到大理拜訪鎮南王，以調查真相，並離開馬夫人家。 |